

072523



幼科

桐鄉 陸以湑 定圃氏著

小兒解顱者。因腎氣虛弱。腦髓不實。不能收斂。而顱為之大也。宜急服地黃丸補之。萬密齋幼科發揮云。一兒頭縫四破。皮光而急。兩眼甚小。萬曰。腦者。髓之海也。腎主骨髓。中有伏火。故髓熱而頭破。額顱大而眼楞小也。宜服地黃丸。其父母不信。至十四歲而死。余族一姪孫。幼時解顱。頭大而面甚小。至十六歲竟死。余按龜板治小兒顱不合。加入地黃中煎服。似尤應驗。

治小兒驚風。砂雪丸用硃砂、輕粉各一錢。殭蠶十箇。蝎三箇。以青蒿節中蟲搗和為丸。研細。人乳調服。相傳其方甚神。余按輕粉辛燥有毒。治之不得其法。則毒氣竄入經絡。變成他疾。為害不淺。不若用青蒿蟲末和燈草灰調入人乳服之。或飼小兒睡時。以銅管吹青蒿蟲末和燈草灰入其口中。法尤簡妙。屢屢獲效。不可忽視。

喻嘉言溫證朗照云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痘即須審諦不可誤用溫胃之藥里中一宋侯高年一子恣啖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痘發作嘔誤服前藥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密攢筋露所謂瓜藤斑也上饒相公一姪髫齡選貢赴宴返寓痘發作嘔乃父投以藿香正氣丸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粟形舌下生四黃疔如牛獮形蓋痘邪正出截阻其路凶變若此當以為戒余按小兒患病挾熱者多溫燥之藥皆宜慎用不特痘症宜防也憶在杭州時有府胥張某子十歲夏月觸暑發熱惡寒不食醫投以藿香正氣丸遂至熱盛神昏唇舌焦乾口鼻出血而殞聶久可活幼心法云小兒多吐之後胃氣大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反有面赤頭熱身熱作渴而似熱症者俗醫誤認為熱投以涼藥殺人如反掌故治吐瀉而藥不中病者與其失之寒涼寧失之溫補失之溫補猶可瘥失之寒涼其禍甚速不及救也余按此說與前條喻氏所論絕相反參觀焉而各有至理惟在審症之的而已蓋凡症之初起發熱作渴而吐者挾熱居多吐後復發熱作渴者往往有屬虛寒者矣司命者其慎之

吾邑孔雅六學博。長女初生啼哭一聲後竟默不作聲。查方書捉貓一隻以袱包之。持向女耳邊。隔袱咬貓耳。貓大嗥一聲。女即應聲而啼。後遂無他。今已出嫁生子矣。此即古之所謂禁方。其理莫能測也。醫學入門云。初生月內多啼者。凡胎熱胎毒胎驚。皆從此而散。且無奇症。沈芊綠甚疑其說。因謂兒啼。只宜輕手扶抱。任其自哭自止。切不可勉強按住。或令吮乳止之。若無他病。不必服藥。余謂是固然矣。然有因他故而啼者。杭州樂懷谷女。方襁褓。忽啼不止。拍之則愈。啼解衣視背。見綉針微露其緒。而針已全沒。醫治之雜。以藥敷肉。潰而針終不出。延至百餘日。膏酒家傳一方。以銀杏仁去衣心。杵爛菜油浸良久。取油滴瘡孔中。移時針透瘡口。而針則已灣。蓋強拍入之也。又曾世榮於船中。治王千戶子。頭疼額赤。諸治不效。動即大哭。細審知為船篷小篾刺入顛上皮膚肉。鋸去即愈。然則小兒啼哭。苟有異於尋常。即當細心審察。固不必一概投藥。亦不得任其自啼自止也。

痘

翼駟稗編云海州劉永有一子年五歲出痘偏體疙瘩大如甌凡三四十醫皆不識有老嫗年七十餘見之曰此包痘也吾所見并此而二決無他虞六七日疙瘩悉破內如榴子層層灌漿皆滿真從來未覩者痘書充棟亦無人道及可見醫理淵深即痘疹一門已難測識矣余按此可以補諸痘書之闕錄云。

阜平趙功甫長於治痘痘始萌一望已知其結局自云一生療痘無藥不用而從未有用附子者今按曾世榮治侯自牧子痘或夏用附子費養恒治馮憲副孫痘亦用附子皆採入續名醫類案然則治痘非無用附子之症特不恒有耳。

崔默庵論痘症曰今人治痘率用升麻葛根湯使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盡散於四肢即險逆之症亦可為矣見劉繼莊廣陽雜記。

疖

台小兒甘肅集聖丸參蟾蛤川連各三錢歸身川芎陳皮五靈脂蓮莖

一箇和藥末為丸如不寒不熱亦補亦消最為穩善石醫類案所載單方龍眼大每服一丸

三亦佳一用山查一兩白酒麴一兩取多年瓦夜壺中人中白最多者裝

入二物炭火煨存性研細末每服六分滾水送下其一用雞蛋七枚輕去

殼勿損衣膜以胡黃連一兩川黃連一兩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

日浸透煮熟服之其一用大蝦蟆數十箇打死置小口缸內取糞蛆不拘

多少糞清浸養盛夏三日春末秋後四五日以食盡蝦蟆為度用粗麻布

袋扎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穢淨置蛆於燒紅新瓦上焙乾食之

每服一二錢或用炒熟大麥麩和少蜜作餅或丸令兒食此皆以人身氣化之物入消導藥治

之可稱靈妙

小兒無辜疳腦後項邊有核如彈丸按之轉動軟而不疼壯熱羸瘦頭露

骨高有謂妖鳥一名夜夜飛其翼有毒拂落于人家晒晾未收之襁褓衣

上兒著之則病有斥其說為妄謂無辜鳥名啼時兩頷扇動如瘰癧之項

小兒肝熱目暗頸核累累其狀相類因以為名宜用逍遙散加減治之有

謂因乏乳所致又有謂饑飽勞役風驚暑積八邪所致宜用布袋丸治之

余謂妖鳥之說無論其是否。但見項邊有核。即當挑刺。以藥治之。若至大而潰膿。法不能療。至其用藥。則仍不外治疔病之法耳。

外科

治膿窠疥瘡。用大楓子。

五十粒

草麻子。

五十粒

蛇牀子。

三錢

以上三味研細。另包。

麻黃。半錢。班

蝥。

去翅足。三個。

雄猪油。

兩。

先將麻黃班蝥二味。同入猪油內煎枯。去渣盡淨。再

將前三味放下。緩緩熬煎。待渣黑。然後取起。用絹袋包裏。向患處頻頻擦

之。此方吳子嘉所傳云。曾經試過。甚效。

子嘉又傳治發背癰疽。一切無名大毒。以及瘡癤等症。神方名。迅風掃瘴

散。云得自常熟。屢試不爽。用穿山甲。

七片

蜈蚣。

去頭足。七條。

蟬退。

五錢

殭蠶。

炒。去

錢。

乳香。去油。二錢半。

沒藥。

去油。二錢半。

全蝎。

頭足要全。酒浸。七箇。

斑蝥。

去翅足。糯米炒。七箇。

明雄黃。

五錢。

麝香。

一錢。

冰片。

八分。

五倍子。

一兩。

共為細末。曝乾。勿令見火。摻於毒

上。再以尋常膏藥蓋之。其效如神。若遇大毒。須加升丹少許。和藥末同摻。

其升丹必要自製。市中者不驗。

升丹方。水銀一兩。白礬一兩。牙硝一兩。皮。先將礬硝二味研細。再入

升丹方。水銀一兩。白礬一兩。牙硝一兩。皮。先將礬硝二味研細。再入

水銀用小廣鍋一隻盛藥再以粗碗一隻覆於鍋上用細白皮紙搓作紙索蘸水微濕築於碗口另用細礬末摻紙上再用生石膏粉滿蓋碗底以鐵秤錘壓碗上畢以大釘四枚釘入泥地用硬炭燒三炷官香四圍須用磚護住火方有第一炷火文第二炷火武一二炷香間須防走漏第三炷火大武當以扇拂之冷定開視而丹成矣丹在碗上藥渣棄去不可用

方書所言內癰大概詳於肺胃大小腸其他臟腑均略焉吾鄉有患肝癰者醫以為肺癰服藥後日就危篤延張夢廬學博視之識為肝癰誤治卒不能救藥而殞按內經云期門隱隱痛者肝疽其上肉微起者肝癰又云肝癰兩胛滿卧則驚不得小便是其症亦尚易辨特俗醫不學遂致殺人耳陳遠公云肝癰在左而不在右左脇之皮必見紅紫色而舌必見青色治必平肝為主佐以瀉火去毒宜化肝消毒湯白芍當歸各三兩金銀花五兩黑山梔五錢坐甘草三錢水煎服蓋其治法與肺癰迥殊也王洪緒外科全生集論馮氏錦囊治陰疽以溫補兼托以為初起平塌安可用托托則成功宜以潰為貴即流注瘰癧惡核倘有潰者仍不敢托托

令 盧 醫 話 外科

則潰者雖斂增者又何如耶因立陽和湯以施治熟地一兩鹿角膠三錢白芥子二錢肉桂一錢

甘草一錢麻黃五分薑炭五分遇平塌不痛大疽倍加熟地嚴兼三謂生平遵此法以治

陰症屢獲奇驗嘗於六月中治一男子徧身熱毒而腹上獨生一疽平塌

不痛診其脈微沉無力乃用陽和湯加附子黃耆服之疽消而愈蓋熱毒

發於表而陰疽根於內故必治其本焉因思古方治一切癰疽用仙方活

命飲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潰云是瘡癰之聖藥然以治陰疽則有銀花

赤芍花粉貝母等涼藥不若陽和湯專用溫補能消患於未萌也

海甯許辛木部曹棟精醫理尤長於外科所製膏丹必購求良藥親自研

鍊拯治危症甚多嘗言瘰癧一症服藥最難見效外治亦鮮良方王氏全

生集消核膏曾試用之蘊熱重者轉致紅腫蓋藥品多毒烈也因以控涎

丹為主加入麻黃煎成膏藥普施甚效故友湯緒雲又加入數味嗣後求

者踵至不獨瘰癧凡痰核乳巖貼之初起即消久者縱不能消亦不再大

妙在並無斑蝥蜈蚣全蝎等毒藥雖好肉貼之無損石門某醫之女頸生

瘰癧十餘年自為醫台不效且有貴者聞部曹有自製消核膏挽人求索

今未潰者貼此膏已潰者貼陽和解凝膏見全集摻以九一丹每次索膏必

數十張如是數月未潰者消已潰者斂遂不復發今嫁人有子女矣此方

治愈者眾其藥用製甘遂二兩紅芽大戟三兩白芥子八錢麻黃四錢生南星一兩六錢

直天蟲一兩六錢朴硝一兩六錢藤黃一兩六錢薑半夏一兩六錢九一丹用降藥九分生石

膏一分。

外科之症有與內科相似者最宜詳審凡諸癰毒初起惡寒發熱不可誤認

傷寒又骨槽風不可誤認牙痛鶴膝風不可誤認痛痺痔血不可誤認腸

紅肺癰不可誤認外感咳嗽腸癰不可誤認諸腹痛此類尚多不可悉數

質直談耳載舊青浦鎮瘍醫陳天士名馳四方就醫者日不下數十人其

藥最秘者手治之歲久毒氣薰灸晚年中拇間生惡疽知不可療聞南去

百五十里地名潭中有一叟精於針砭恒自晦不欲以術自鳴即易姓名

疾赴其所乞治之叟曰此藥毒也君殆知醫向之中惡深矣不發則已發

必難治非吾力所及也蓋往質諸陳天士乎天士大恐速歸疽遂潰神昏

而歿余謂陳雖能醫技猶未精也秋銜叢話云北賈貿易江南喜食猪首

兼數人之量。有精于岐黃者見之。問其僕曰。每餐如是。已有十餘年矣。醫者云。病將作。凡藥不能治也。俟其歸尾之北。上將以為奇貨。久之無恙。復細詢其僕曰。主人食後必滿飲松蘿茶數甌。醫爽然曰。此毒惟松蘿可解。悵然而返。使陳能如此。賈之豫為防。何致成不治之症乎。

外科正宗一書。近世盛行。醫者信而導之。往往用披針及三品一條鎗等法。誤人不少。是書徐靈胎有評本。余曾從陳載庵借錄一過。後許辛木又加註釋。屬余為之校正。將以救世醫之弊。已付刊矣。適逢寇亂。中輟。余所錄之本。亦燬於兵燹。辛酉秋日。避難於東林山。後從湯欣庵借錄副本。因摘錄於此。俾習外科者觀之。庶不為是書所誤。正宗云。初起未成者。用披針當頂點。入知痛處。出其惡血。通其瘡竅。隨插蟾酥條。直至瘡底。見腦疽論後評云。此必死之法。誤盡蒼生。其不死者。亦必卧牀幾月。服大補之藥。而後得安。正宗云。披針當頂。插入知痛處。方止。隨用蟾酥條。插至孔底。見神妙拔根方下又云。三日後。加添插藥。其根高腫作疼。評云。凡瘡未成者。一見血。則毒走肌傷。輕者變重。重則必死。况又插入藥條。以致痛極腐爛。斷無消理。此

等惡法害人不少然此原云陰症當用此法乃近人不知不論陰症陽症
輕病重病皆用此法殺人無算間有愈者皆痛苦哀號死裏逃生乃皆奉
為金科玉律舉世皆然無人救正豈不傷心又評云用此法者我目中已
見殺數十人矣即真陰症亦不宜用況陰症千不得一非平塌者即為陰
症也評三品一條鎗後云此治惡毒頑瘡間有可用近日庸醫不論何瘡
俱用此法殺人無算深為可恨製方之人原只用以治不知痛癢及死肌
頑肉誰知後世惡人竟為必用之品不可不歸咎於作俑人也余因思周
岷帆學士患瘤為費某用三品一條鎗致死見醫鑑門由於未見徐評故耳醫
者專主一家之言不知虛懷好學博採精研而欲免於誤人也豈可得哉

疔

本草綱目蒼耳草蟲治疔方余以治多人無不獲效其法於夏秋之交取

蒼耳草莖憔悴有穴孔處拍開取蟲蟲如蠶而小長不過四五分其行甚速以紙包裹置火

爐中烘乾極藏瓶中分出氣用時研細末摻在疔瘡膏藥藥店中心貼向

疔瘡頭上先用銀針向瘡頭上微挑當有水流出閱六時許疔根自拔按三因極一

病證方論有治一切疔腫神方蒼耳草

根莖苗子一色便可取燒為灰醋泔淀和

如泥塗上乾即換之不過十度即能拔出根

此法本千金文又按劉雲密本草述

云一切疔腫危困者用蒼耳根葉搗和小兒尿絞汁冷服一升日三服拔

根甚驗此二方余未經親試如用之獲效無事取蟲傷物命矣特識之

癰疽宜灸而疔獨忌灸癰疽藥每用酒煎而疔獨忌酒皆以其助火也又

治疔膏藥忌用桐油紙惟當用布刺疔針忌用銅鐵惟宜用銀

針灸

夏日宜灸。注石山駁正之甚是。一近事尤堪為戒。錢塘陳氏子患哮喘得一

方云夏日於日中灸背當可見愈。如法行之。至深秋得伏暑症甚重。醫治

不效而卒。古者針灸之法與藥並重。後世羣尚方劑。投藥無功。始從事於

針灸。又往往不能獲效。或轉增重。則以精此技者甚少。且未審病之宜針

灸與否也。葉天士謂針灸有瀉無補。但治風寒中穴之實症。

見來蘇集批本此言

信然。嘗見有癰症挾虛因針而轉劇。痿症挾熱因灸而益重。是不可以不

真也

孟子求三年之艾。趙氏註云。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按說文火部云。灸。灼也。從火久聲。俗讀灸誤也。

藥品

新絳金匱旋覆湯。用之治肝著。亦治婦人半產漏下。本草綱目獨遺之。黃坤載長沙藥解。言之較詳。云新絳味平。入足厥陰肝經。行經脈而通瘀滯。飲血海而止崩漏。又云新絳利水滲濕。濕去則木達而血升。故能止崩漏。其諸主治。止崩漏。吐血。泄利。諸血。除男子消渴。通產後淋瀝。止血。燒灰存性。研用。消渴淋瀝者。煮湯溫服。其云諸症消渴。皆緣土濕而不及於火。蓋其生平深惡滋陰。故立言不免於偏也。

左牡蠣

取殼以項向北腹向南視之口斜向東者為左顧左顧者雄右顧者雌

左盤龍

鷓鴣左纏籐金銀皆以

左為貴。秦苑根有羅紋。亦以左旋者入藥。右旋者令人發腳氣病。盧子繇云。蓋天道左旋。而人生氣從之也。

桃仁最易發脹。震澤某氏子。甫十餘歲。食之過多。脹死。棺殮。即殯之郊。逾年啟棺。焚葬。其尸覆卧棺中。手足皆作撐抵勢。蓋桃仁之性。既過而甦。棺

甚脆薄。得不悶死。轉側其身。以求出力。微卒不能破棺而死耳。

豬膚。王海藏以為鮮豬皮。吳綬以為燻豬時刮下黑膚。注石山謂考禮運疏。革膚內厚皮也。膚革外薄皮也。則吳說為是。膚者。膚淺之義。謹按

御纂醫宗金鑑方解云。豬膚者。乃革外之膚皮也。其體輕。其味鹹。輕則能散。鹹則入腎。故治少陰咽痛。是以解熱中寓散之意也。詮釋詳明。可以括諸家之說矣。

麥冬。通胃絡。不去心。入養肺陰。藥則宜去心。陳載庵說。其生平治驗如此。

凡木之花皆五出。惟桂花四出。梔子花六出。桂乃月中之木。梔子即西域

之簷蔔也。

桃杏花六出者。子必雙仁。食之殺人。

傷寒論之蜀漆。乃常山之莖也。金匱要略之澤漆。乃與大戟同類。而各種也。今皆不以入藥。惟草澤醫人用以貓兒眼。睛草。治水蠱者。即澤漆也。

李東壁謂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藥。猶冬月之用麻黃。氣虛者尤不可多服。

今人謂能解暑。概用代茶。誤矣。程氏鍾齡謂香薷乃消暑要藥。而方書稱

為散劑。俗稱為夏日禁劑。夏既禁用。則當用於何時。此不經之說。致令良

藥受屈此二說程杏軒醫述並載之余謂李說為是程說不可從音驚雖非夏日

禁劑然維陽氣為陰邪所遏用以發越陽氣則宜其餘中暑之病均不可用今人夏月又有以藿香代茶者亦

誤夏月可常服以滌暑者惟陳青蒿耳余每于秋仲採青蒿洗晒收藏次年夏入甌煎露用以代茶殊勝

連翹功專瀉心與小腸之熱本經及諸家本草並未言其除濕惟朱丹溪謂除脾胃濕熱沈則施謂從蒼朮黃柏則治濕熱而吳氏本草從新又謂除三焦大腸濕熱近世醫家宗之遂以為利濕要藥不知連翹之用有三瀉心經客熱一也去上焦諸熱二也為瘡家聖藥三也此足以盡其功能矣

枸杞子諸家本草有謂其甘平者有謂其苦寒者有謂其微寒者有謂其甘微溫者均未嘗抉發其理惟張石頑本經逢原謂味甘色赤性溫無疑緣本經根子合論無分以致後人或言子性微寒根性大寒蓋有感於一本無寒熱兩殊之理夫天之生物不齊往往豐於此而濇於彼如山茱萸之肉濇精核滑精當歸之頭止血尾破血橘實之皮滌痰膜聚痰不一而足即炎帝之嘗藥亦不過詳氣味形色安有味甘色赤形質滋腴之物性

寒之理其辨別獨精勝於諸家。余壯歲服藥每用枸杞子必齒痛。中年後服之甚安。又嘗驗之肝病有火者服枸杞子往往增劇。謂非性溫之徵耶。張叔承本草選謂方書所用大棗不分黑白細詳之乃是紅棗之大者。若黑棗則加密蒸過者。又謂今人蒸棗多用糖蜜拌過。久食最損脾胃助濕熱也。竊意紅棗力薄和胃則宜。黑棗味厚補中當用。似不得混同施治。至助濕熱之說理不可易。是以多食則齒生蟲而致損也。

龍木論治內障眼有五退散。用龍退蛇蟬退鳳凰退烏雞退佛退蠶人退子男

退等分。一處同燒作灰。研為細末。每服一錢。用熟羊肝喫。不拘時候。日進

三服。佛退人退之名甚新。可補入藥品異名中也。

竹茹從竹。而俗或從草作茹。青箱子從草。而俗或從竹作箱。皆誤。

松之餘氣為茯苓。楓之餘氣為豬苓。竹之餘氣為雷丸。亦名竹苓。豬苓在

本經中品。雷丸在下品。茯苓在上品。方藥用之獨多。以其得松之精英。久

服可安魂養神。不饑延年也。又有橘苓。生於橘樹。如草。可治乳癰。見趙恕

軒本草綱目拾遺。

葛仙米乃山穴中石上為水所漬而成楚蜀越深山中皆有之龍青霏食物考謂清神解熱療痰火久服延年本草綱目拾遺則謂性寒不宜多食按此物不入藥用祇宜作羹味殊鮮美凡煮食者先入醋少許方以滾水發之則大而和軟

木之用桑為多曰葉曰枝曰花曰椹曰根皮曰汁曰耳曰癭曰油曰蟲曰寄生曰蝶蛸凡十有二果之用蓮為多曰蕾曰節曰莖曰葉曰蒂曰鬚曰花曰房曰實曰薏曰汁曰粉亦十有二二物皆有絲一稟金氣一得水精理虛元鑑謂物性有全身上下純粹無疵者惟桑與蓮良有以也

金匱要略王不留行散自註云如風寒桑東南根勿取之後世註釋家謂風寒表邪在經絡桑根下降止利肺氣不能逐外邪故勿取之吳鞠通推闡其義桑根之性下達而堅結由肺下走肝腎者也內傷不妨用之外感則引邪入肝腎之陰而咳嗽久不愈矣地骨皮為枸杞之根入下最深力能至骨有風寒外感者亦忌用之其說詳見溫病條辨可補諸家本草之闕近世醫士能細辨藥性者少矣丙辰秋余戚吳氏婦偶感風寒咳嗽氣

急某醫診之用桑白皮為君咳嗽轉劇急令勿服改用杏蘇散加減乃愈

萬歷間陸祖愚見三世醫驗治沈姓妻疫病垂危其鄰邵南橋助銀兩許以備

殯殮之資陸謂以其半易人參此婦尚可生乃以白虎合生脈二劑用人

參五錢服後病勢減半於前方加白芍止用人參一錢服四劑而愈此可

想見其時參價之賤今之貧人遇病如需一兩參非銀十餘兩不可雖有

良醫將如之何

杏仁潤肺利氣宜湯浸去皮尖麩炒黃若治風寒病則宜連皮尖生用取

其發散也今人概去皮尖殆未達此意耳

服參不投者服生菜服姚澆雲本草分經謂服山查可解本草綱目拾遺

謂栗子殼煎湯服解參之力尤勝余謂疾之輕者猶可解重則無藥可解

要在審所當用勿妄投而已

玉簪鳳仙本草綱目入毒草部玉簪之毒在根鳳仙之毒在子皆能透骨

損齒又如珍珠蘭茉莉等其根亦皆有毒殺人

煙草明季始有之其種出於淡巴國流入呂宋國轉入閩閩石馬鎮產者

最良諸家本草皆載入毒草門彙言謂偶有食之其氣閉悶昏潰如死其非善物可知。備要謂火氣薰灼耗血損年。取其所長。惟辟瘴除穢而已。今人嗜此者眾。煙肆之多。幾於酒肆。埒雖不若鴉片煙之為害甚烈。然能耗肺氣。傷陰血。凡患咳嗽哮喘。虛損吐血。氣虛火炎等症。尤宜遠之。輕粉辛燥有毒。以治楊梅瘡。奏效雖捷。而毒氣竄入筋骨。變生他疾。為害無窮。大風子之治癩風亦然。製方藥者其慎之。

本草謂梔子生用瀉火。炒黑止血。臨證指南治外感證。多用黑山梔。黃退庵云。近多炒用。用生者絕少。余按仲景梔子湯。有病入舊微瀉。不可與服之禁。蓋以其苦寒也。若炒黑則寒性減。無論舊瀉與否。皆可服矣。此所以用生者少歟。

藥物來自海外者甚多。中國之藥。亦有遐方所寶重者。如西戎之需茶。唐古忒之需大黃。日本之需殭蠶是也。又往時專城入貢者。特市土茯苓。一時價昂百倍。見錢塘縣志。

薄荷氣清輕而升散最甚。老人病人均不可多服。台州羅鏡涵體質素健。

年逾七旬。偶患感冒。無汗。以薄荷數錢煎湯服之。汗出不止而死。舅氏周愚堂先生。損患怔忡。甫痊。偶啖薄荷糕。即氣喘自汗。不得寐。藥中重用參耆乃安。

藥中所用椽實。其木之名稱。詩經曰櫟。曰栲。曰柞。曰栲。不結實。爾雅又曰栲者名栲。椽實一名皂斗。俗稱野栗子。澀腸止痢。功勝罌粟。杭州學解傍有一大株。夏日陰濃。藉以避暑。深秋結實繁茂。涼風吹墮。撲簷拋屋。終夜有聲。頗耐清聽。

盧子繇本草乘雅半偈備稱茶之功用。採錄古今名家論說。以為譜。因謂常食令人瘦。去人脂。倍人力。悅人志。益人意思。開人聾聵。暢人四肢。舒人百節。消人煩悶。使人能誦無忘。不寐而惺。寂章杏雲調疾飲食辨。則謂茶耗人精血。有消無息。欲使舉世不飲。實難勸喻。惟飲宜清。忌多。忌濃。或以他草木之可煎飲者代之。尤妙。若夫渴症及諸熱症發渴者。多飲之。病更難愈。又謂古不專以茶作飲。故爾雅註疏但云可作羹飲。並代茶兩字無之。由是觀之。茶經茶錄明理人不屑挂諸齒頰矣。二說迥殊。當以章說為

乎如不能以他草木代之。則宜少宜清之言。切宜遵守。章又謂俗尚陳茶。僅隔年或二年止矣。乃竟有陳至五七年。一二十年者。能令人失音或暴死。蓋凡物過陳者。皆有毒也。此說亦世所罕知者。

楊希落本草經解要考證。謂姜蕤漆葉治陰虛。兼令人有子。即華陀漆葉青黏散。青黏世無能識。或云黃精之正葉。或云即姜蕤也。然吾鄉有兩老儒。先後服此方。皆致殞。或云漆葉乃五加皮葉。本經名豺漆也。里有兵子臂痛。不能挽弓。或教用姜蕤一斤。五加皮浸酒。飲盡。自健。旺勝常。豈古方正爾。綱目殆誤附漆樹耶。漆本有毒。本經久服輕身。及抱朴子通神長生。皆難信。有割漆人。誤覆漆。徧體瘡。至莫救。向在中山親見。况服食乎。陶宏景云。生漆毒烈是也。古無用葉者。故氣味缺。綱目殆因古方臆立主治耳。余按以五加皮葉為漆葉。前此所未聞。然二物氣類迥別。是以應驗亦殊。明理之士。自當舍漆葉而取五加皮。究之古方藥品。最宜詳審。不可過信。前人之說。為所誤也。本草綱目拾遺有雞神水云。可明目去障。製法擇大蘿蔔一個。開大孔。須近莖一頭。開。勿在根邊。方可活。孔內入雞蛋一枚。種

卷五
十一
地上使其葉長成取雞蛋內水點眼其目如童重慶堂隨筆又載製賽空
青法冬至日取大蘿蔔一枚開蓋挖空入新生紫殼雞卵一個在內蓋仍
嵌好埋淨土中均四五尺深到夏至日取出用女人衣具包裹藏瓷器中
否則恐遇雷電被龍攝去也卵內黃白俱成清水用點諸目疾雖瞽者可
以復明之法並可試用錄之。

救逆湯之用蜀漆柯韻伯疑之鄒潤庵謂脈浮熱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
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可見脈浮被火應至吐血今更吐之是速其血
耳矧千金外臺兩書非疫非瘧不用是物則是方之有舛誤無疑吳中方
大章變則謂蜀漆乃蜀黍之誤古漆字無水旁與黍相似故也黍為心穀
用以救驚狂起卧不安者取其溫中而瀉腸胃協龍牡成甯神鎮脫之功

也。說見瘦
吟醫贅

草藥形狀相類者甚多如石芋似何首烏鉤吻似黃精透山根似藤蕪天
灸似石龍芮雞冠子似青箱子赤柳草根似茜草根等不勝枚舉良毒各
殊服食家均宜真辨。

何首烏具人形者不可多得。得而服之，可以益壽。然亦有不盡然者。湯並卿用中翼駟稗編云：吳江秀才某見鄰翁鋤地，得二首烏如人形，以錢二千買之。用赤豈如法製食，未數日腹瀉死。此豈氣體有未合歟？抑首烏或挾毒物之氣能害人也。服食之當慎也。觀於此而益信。

費星甫西吳蠶略所述頭二蠶較本草諸註家為詳。備錄於此。頭二蠶即蚌珍也。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註云：原再也。字書作蠶。本草有晚蠶沙、晚殭蠶等。自皆未詳辨，遂誤以初蠶再出為晚蠶原蠶矣。不知其種迥別。凡二蠶繭蛾生種，謂之頭二蠶種。次年清明後即養之。名頭二蠶。時頭蠶尚未出也。其眠其老甚速，纔兩旬即收繭。時頭蠶甫大眠也。出蛾生子，是謂二蠶種。凡養頭二蠶皆甚少。無縑絲者。其繭殼繭黃蠶沙皆入藥。其殭者尤不可得。治痘有回生之功。蓋時方春杪，蠶亦得清淑之氣，故堪治疾。殆珍之名所尤起歟。本草所載專指此。即周禮原字之義。未必不指此。又云：二蠶始稱晚蠶。出於頭蠶登簇之際。飼以二葉。自眠至老皆值黃梅時。候鬱蒸日甚，蠅蚋蛄嘍臭穢生蛆。性偏熱有毒。其繭其絲價亦較廉。凡所

棄餘僅以肥田從未入藥。余按今藥肆所售蠶沙、蠶蠶，大抵皆出於頭蠶耳。藥類鮮真，此其一也。

麋乳性熱補陽，虛寒體弱者服之獲效甚捷。余戚王祉亭居長興和平山中，言其地產麋，取乳恆在夏月。土人伺有麋處，逐去母麋，捕乳麋殺之，以腸胃曝乾，取乳凝結成塊，每兩可售錢一千。作偽者每以牛羊等乳代之，求之肆中，鮮有真者矣。

表兄周星舫明經士煌在洞庭東山授徒，言山中鄭祉儀家蘭花絕盛，傳有治難產方最靈。採素心蘭花陰乾收藏，臨用以一二泡湯飲之。又言山中有黃天竺子，泡湯飲之治肝氣極效。余按天竺子祇見紅色者，黃色則未之見。星昉言山中人亦甚貴重，此種不多得也。

辣椒性大熱，章杏雲調疾飲食辨以為近數十年羣嗜之。食者十之七八父母嗜食辛熱其精血必熱故遺害於兒女飲食以沖淡和平為正，醲厚之味久必傷生，毒劣

之物嗜之損壽，乃食此而不盡夭者，以體無內熱也。若有內熱，死安能不速耶。其言可謂切至，以此推之，非獨辣椒不當嗜也。凡胡椒、生薑、蒜等

辛溫之品皆足以劫陰而傷生慎毋多食。

許辛木云阿魏最難得真。諸書皆言極臭。恐防作吐。蓋肆中皆以胡蒜白偽造也。余有友人貽以塔爾巴哈臺阿魏精。其色黑中帶黃。並不甚臭。舐之氣味極清。不作惡心。乃知真品因自不同。江浙去西番萬里。而肆中所售阿魏甚賤。其偽可知。且極臭傷胃。有損無益。勿用可也。余謂藥之無真。如桑寄生、川鬱金、化州陳皮之類。求之肆中。悉皆他物。以之治病。必不見效。均當勿用。

冬雪水

臘雪更佳

救時疫大熱症。獲效最速。余在杭州。每遇冬雪。即取藏罍中。

咸豐戊午四月。輿夫王姓發熱。身腫嘔吐不食。心口大熱。似有一大塊塞

住胸間。病逾十餘日。已危篤。其妻來求藥。乃以雪水與之。飲一大碗。即安

睡半時許。偏身大汗。身涼思食。而痊。時其鄰祝氏婦懷孕數月。亦患熱症。

甚劇。王氏婦以所餘雪水。令飲。亦即熱退。獲痊。

方書言白果、食滿千枚者死。以其壅氣也。由此推之。凡菱、芋、南瓜等滯氣之物。俱不可多食。病人尤忌。

棟根皮出土者殺人。續名醫類案中毒門謂棟樹根出土者殺人。朱氏子腹痛取棟子東南根煎湯服之。少頃而絕。余按本草謂棟樹雄者根赤有毒殺人。雌者色白。入藥用是棟根之有毒。不得僅以出土者概之矣。繆仲淳廣筆記方藥有用紫河車胎元孩兒骨化屍場燒過人骨等。其為本草註疏復備言天靈蓋人胞初生臍帶之功效。未免有傷陰德。不若本草綱目之於人骨人胞天靈蓋深以殘忍為戒。然臚列氣味主治及方。似當概從刪削。詳述用之者。有損而無益。庶幾為仁人之言乎。

今之所云沙苑蒺藜即古之白蒺藜。今之所云白蒺藜乃古之茨蒺藜也。今之所云木通即古之通草。今之所云通草乃古之通脫木也。今之所云廣木香即古之青木香。今之所云青木香乃古之馬兜鈴也。岐黃家用藥。豈得泥古而不從今耶。

周乙藜膏患偏體發細瘰甚痒以枸骨葉煎湯代茶服之獲痊按枸骨一名猫兒刺俗名十大功勞味苦甘平葉生五刺九月結子色正赤本草彙言稱其去風濕活血氣利筋骨健腰腳本經逢原稱其活血散瘀又能填

補體藏固。斂精血。今方士每用數觔。去刺入紅棗二三觔。熬膏蜜收。治勞傷失血痿軟。往往獲效。似其能調養氣血。而無傷中之寒也。蓋其功用至宏。而醫者概不以入湯劑。屈此良藥矣。

廣陽雜記云。余昔在杭州。遇一滿洲老人。雙目皆矇。藥不能立時奏效。有貨空青者。其人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余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公年老而脈症俱虛。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當無益。有損其人。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一夜大痛。目精爆碎。始悔不用。余言。而猶賴。余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觀此。益知審症用藥。辨品宜精。未可輕用也。

梧桐入藥者少。然有二方可傳。泄瀉不止。服諸藥罔效者。用梧桐葉煎湯浴足。大有神效。海上仙方。疝氣常食梧桐子效。齊有堂醫案。

神黃豆。諸家本草不載。惟見於葉。大椿痘學真傳云。神黃豆種出雲南。能

稀痘。生熟各一。甘草湯咀服。然不若梁晉竹孝廉。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

所述為詳云。神黃豆產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筭

瓦火焙去黑殼碾細末白水服之。可除小兒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為期。半歲服半粒。一歲一粒。遞加至三歲三粒。則終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為度。

芭蕉根汁。治疔走黃甚效。震澤鈕某患疔。食猪肉走黃。腫甚。其妻向余室人求方。令取芭蕉根搗汁。一宮碗灌之。即腫消而痊。次日入市逍遙矣。且不獨可治疔。凡熱毒甚者。亦能療之。妹婿周心泉家之嫗。唐姓。夏患熱癰。至秋未已。自頭至足。連生不斷。令飲汁一茶鍾。熱毒漸消而愈。

粵人喜啖檳榔。謂可辟瘴。而不知其益少損多。吳人喜啖草麻子。往往種之成林。採曝炒食。此尤當戒。蓋其性辛熱。瀉人元氣。隱受其害者多矣。此藥

本草列毒草門。且食此者。一鄉愚無知。食之。每習以為常。可慨也。

葱蜜同食殺人。世皆知之。韭與蜜糖同食。亦能殺人。則知之者鮮矣。見黃

折肱漫錄

食忌

本草云。多食韭。非神昏目暗。多食葱。非髮落。虛氣上衝。多食菜菔。動氣多。

食芥菜。昏目動風。發氣。又云。廬人食筍多。致疾。浙人食匏瓜多。吐瀉。馬齒
莧葉大者。妊婦食之。墮胎。此類不可勝數。尋常蔬菜。亦足為患。其他可知。
養生家所以必慎食物也。

石門趙屏山明經。宗藩自甯波旋里。過紹興。訪友於郡城一僕家。在城外。

乞假歸省。途中買鱸魚。至家。使其妻烹之。適其隣人來視。遂留共食。食畢。
皆口渴。腹痛。叫號。移時而死。其身化為血水。僅存髮骨。識者謂誤食斜耕
而然。趙次日俟僕不至。遣人往問。始知其故。遂終身不食鱸。余按鱸身尾
皆圓。斜耕身尾皆扁。口有二鬚。可以此為辨。然鱸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
為他物所變。其毒亦能殺人。養生家宜慎用之。

山谷產菌。種類不一。食之有種毒者。往往殺人。蓋蛇虺毒氣所蘊也。咸豐
五年六月初三日。烏程縣施家橋吳如玉之母。山中采菌甚多。族人吳聚
昌之妻。乞而分之。炒熟以佐夜飯。其子媳與女同食之。二更後。嘔吐腹痛。
至天明。四肢抖縮。肉跳齒咬。四人同時殞命。如玉之母亦食之而死。雞食
吐出之物。頃刻即斃。剖視腹中。祇有硬肝。餘皆腐成青汁。夫山人食菌。本

為常事。麥熟及寒露時，菌甚多，味極美。蘇州有熬成油者，預為持齋過夏之需，取其鮮也。今吳姓家食菌而死者五人，可謂奇慘。烏程楊毅亭封翁，炳謙特為作記，刊傳以示戒言。若必欲食之，須用銀器同煮，須久置，待銀有青黑色者，斷不可食。如中其毒，飲以糞汁可解。又地漿水亦可解毒。其法於牆陰地掘二三尺深，以水傾入攪勻，取上面澄清水，冷飲之。按東林山雨，水浸淫之時，蕈生于山谷，惟淡紅色、黃色者無毒，可食；寒露生者，色白、名寒露蕈，亦無毒，可食；其大紅者，黑者，有毒，殺人；或中之，食糞汁可解。又衛生錄云：蕈上有毛，下面光而無紋者，及仰捲赤色者，或色黑及煮不熟者，並不可食。物理小識云：以燈心和蕈煮，或以銀簪淬之，燈心與簪即有毒者。清異錄云：湖湘習為毒藥，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斃之，厚用茅草蓋罨幾旬，則生菌。菌發根自蛇骨出，候肥盛采之。令乾搗末，糝酒食茶湯中。遇者無不赴泉壤。世人號為休休散，觀此則菌之生自蘊毒者，往往有之。服食家可不慎歟。

酒

許元仲三異筆談謂蔡孝廉，煨素不飲酒。公車北上，苦寒飲燒春甘之。遂非比不飲。如是者二十餘年。一夕高戶寢，胸午猶不起，家人挾扉而入室。

中渝然衾帳皆焦。半身燼矣。手猶握煙管。竟與本草所載倚馬焚身事同。蓋煙火引綫。倏如爆竹之發耳。又會稽陳端甫學博。慶儒言其同鄉某生。酒戶甚大。一夕飲燒酒滿罌。復吸水煙。忽火自腹發。骨肉半成焦炭。嗜燒酒者。可以為戒。

鴉片煙

鴉片煙為害甚巨。有大土小土之分。大土出於外國。三異筆談述之詳晰。云余在永嘉。知庫書張元龍犯此。欲繩之。訴曰。已絕此二年。曾以辨船料。渡海至蘇祿國。親見鴉片本質。故毅然不敢食耳。詢知其詳。云國俗皆裸葬。一畝之地。百族共之。積累百年。其地之值不貲矣。造法先掘土數丈。築其底極堅。併四旁亦築。取掘出之土。搗之極細。篩之極淨。曝之極乾。乃於坑中鋪石灰一層。加土一層。罌粟辦一層。糯米粥一層。覆以蘆席。蓋以氈。再壓以板。自春徂秋而成。以金易土。價且倍蓰。然大約吸數百年前陳人之膏血。故一見誓死不再食也。絕之之法。以十全大補湯加鴉片灰。俟劑發時服之。初甚委頓。漸服漸愈。兩月餘復初。

吳曉鈺言其族叔椿齡習歧黃家言。乙卯秋以時疾卒。其司會計者曰吳梅閣。性不羈。吸洋煙。偶至友人倪梅岑家。倪適他出。假寐以俟。忽夢椿齡至。曰。子將有難。能戒洋煙則免。余授此方。出一紅紙示之。上書人參枳椇子。赤糖。各一錢。每日煎湯服之。十六字戒曰。七日不見煙具。則刑絕矣。毋蹈故轍也。醒後依方服之。果效。曉鈺素執無鬼論者。及聞梅閣口述是事。乃信史遷有物之言。洵不誣也。余按人參補肺氣。赤糖消煙積。用之甚當。枳椇子世第知其解酒毒。然陳藏器言其解渴除煩。去膈上熱。潤五臟。功用同蜂蜜。則其所長。不第能治酒病也。況鴉片煙性熱燥烈。視酒尤甚。用此治之。殊有至理。

雜方

杭州汪鐵樵士驥傳方。用野雞脚雄雌成對。瓦上焙乾。研極細末。磁瓶收藏。凡腳跟為釘鞋擦傷。而爛及腿膝等處。磕破者。以此敷之。即結痂而愈。因憶山東青駝寺吹津膏。治腳跟傷最靈。今得此方。無事遠求矣。

太乙紫金錠。方出於道藏。元人所輯。衛濟寶書續漆方中載之。名曰神仙

解毒萬病丸。則以為喻良能方。萬承祖傳方後。詳載各症治法。並可救自
縊落水。用冷水磨灌下。云。紹興府帥有施此藥者。渠一子溺水已死。用其法救之。
遂甦。

治瘟疫浮腫及大頭瘟。用黑豆二合。炙草二水。煎湯時時呷之。即所

謂靖康異人方也。靖康二年京師大疫。有異人書此方。此外約略舉之。如聖濟總錄治赤白

痢。用黑豆半升。炒去皮。甘草一兩。綿裹入湖水三升。煎一升。分二服。洪氏集

驗方。治腳腫。用黑豆甘草煎湯服之。壽親養老新書。治老人小兒。冬月諸

熱。用大黑豆三升。洗淨。甘草三兩。細剉。水六升。煮令爛熟。時時與三五顆。與食之。

汁亦可服。吳曉鈺活人一術云。解丹藥毒。以黑豆甘草煎湯飲之。此方之

用甚廣。皆取其解毒清熱。劉松峯云。甘草炙則帶補。宜用生者。信然。

聖濟總錄大活絡丹。與近世所傳回生再造丸。藥味大同小異。大活絡丹

五十味。與再造丸異者八味。白花蛇。烏梢蛇。草烏。貫眾。木香。

沉香。水安息香。黃芩是也。再造丸五十六味。與大活絡丹異者十

四味。川芎一兩。黃耆二錢。白芷一兩。桑寄生一兩。海南香一兩。草寇仁一兩。天竺黃

一草薺錢八紅花錢八薑黃兩一硃砂兩一琥珀兩一斬蛇兩四穿山甲兩四是也。二方所

皆有者。四十二味。人參兩一白朮錢八茯苓兩一炙草兩一熟地二錢赤芍錢八當

歸兩一首烏兩一肉桂二錢附子錢八麻黃兩一防風兩一葳靈仙兩一細辛兩一羌活兩二

葛根兩一天麻兩一殭蠶兩一乳香兩一沒藥兩一丁香兩一藿香兩一香附錢八青皮錢八烏

藥錢八松香錢六白蔻仁錢八骨碎補兩一元參錢八川連兩一大黃兩一血竭錢八膽星兩一

龜板兩一虎脰骨對一犀角錢八兩頭尖兩一半黃錢三全蝎五錢地龍錢八冰片錢二麝

香錢八製末。蜜丸。每粒重一錢二分。金箔為衣。陰乾。蠟殼封固。此方治中風

癱瘓。痿痺。疾厥。拘攣。疼痛。滿身麻木。癰疽。流注。跌撲。損傷。小兒驚癇。婦人

停經等症。尊生八牋。日年過四十。當預服十數。服至老不生瘋疾。年過六

十不宜服。徐靈胎謂頑痰惡風熱毒瘀血。入於經絡。非此方不能透達。凡

治肢體大症。必備之藥也。洵溪醫案云。治虛痰流注均效。方書亦有活絡丹。祇用地龍乳

香等五六味。乃治實邪之方也。

余以庠寓杭州。以雜頭為業。留心醫學。言其先世習瘍醫。雖遺書散失。而

記意秘方尚多。有台邵注方。最靈。用盧甘石六錢。象皮龍骨各三錢。冰片

一錢輕粉三分爐底少許。外科雜貨店有之。共研細末，搽之神效。疥有水

不能行步，俗名脚蛙。南方人多有此疾。脚蛙，搽明礬末，痒不能止，反增疼痛。余家傳方，用老煙末搽之，燥濕止痒，亦頗應驗。

同邑鄭拙言學博，鳳銜性喜單方。言其經驗最靈者，有四道光壬寅年館

樂平汪軍門，道誠家。糞門前腎囊後起一堅塊，漸覺疼痛。虛寒虛熱時作。

案頭有同壽錄檢一方云：跨馬癰初起，用甘草五錢、酒水各一碗煎服。如

方服之，塊漸軟。次日略出清水，不數日全愈。從兄珊瑚家一婢，年十六七

忽身起紅暈，有若熟痹者。由背漸及胸，飲食少進。識者云：此蛇纏也。至心

坎不可救矣。偶檢回生集有一方，用糞杓俗呼糞子上斷箍。取其年久用者，新

瓦上煨存性，香油調抹。令試之，不數日痲脫，健飯如常。治喉風神效方，用

青梅浸食鹽出水，取大蜒蚰入其中，不拘多少。甲午秋，聞捷日，設饌以

待報子。內一人忽喉痛如鯁，勢甚危。取所製蜒蚰梅，令咽一枚，平復如常。

晚間已能啖飯矣。端午日午時，取收晚蠶蛾。俗名蠶頭不拘多少，置竹筒中。

用紙密緘，挂當風處，須雨淋日晒。不到四十九日後，遇人有竹木刺入肉

不能出者，用此研末，拌津唾塗患處，刺立出。同里蔡晴江家一嫗，手被竹

令盧醫話

刺疼痛不能洗衣。以此塗之。即痊。

一新婚者患疾。諸醫以虛治之。補劑雜進。體日殆。名醫沈耿文。桐鄉縣人。居後珠村。

視之。見臥室中。妝奩甚多。皆新漆飾成。曰。此乃為漆氣所傷。俗名漆咬。非病也。

令於木工家。取杉木屑。煎湯洗之。復投解漆毒之藥。不日霍然。按坤元是保云。嘗有新婚人。漆咬。認作發風毒症。不知乃新漆嫁事所觸也。以明礬煎濃。拭之。三四次。即效。沈之見。正與相同。

休甯汪生。作雲。年甫成童。忽患腸紅。晨起必大下。一次血多。糞少。閱兩月。餘。日漸消瘦。有人傳方。白木耳。水煮。淡食。日食一錢。未及一兩。全愈。藥苟對症。何必以多為貴哉。

誤食頭髮成癥。胸喉間如有蟲。上下去來。古方以入土。舊木梳菌。煎湯飲之。此物不可得。一方用雄黃五錢。水調服。辨是症者。更以好飲油為憑。每飲四五升。方快意。蓋髮入胃中。血裏化為蟲也。

先友錢石林上舍。性至孝。母徐孺人。素患風濕。頻發不愈。石林百計醫治。竟得每風。籐花配紅棗。以東西煮飲。服之。獲效。遂常服焉。病不復發。壽

至八十餘。

海甯蔣寅眩光熲偶患火丹兩臂紅腫而疼諸藥不效後得一方用百合

研細末白糖共搗爛敷之即痊此方醫者罕見價廉而效速可傳也。

方書言肝胃氣痛用玫瑰花陰乾沖湯代茶服湯芷卿入龍眼肉成膏愈。

吳洛生犬令之母腕痛一則入脾和血一則入肝行血補泄均宜而獲效。

保壽堂經驗方三卷明劉天和撰方皆精當其治泄瀉少進飲食方尤為

簡妙用糯米一升水浸一宿瀝乾燥漫火炒令極熟磨細羅過如飛麩將

懷慶山藥一兩碾末入米粉內每日清晨用半盞再入沙糖一茶匙胡椒

末少許將極滾湯調食其味極佳且不厭人大有資補久服之精寒不能

成孕者亦孕蓋有山藥在內故也此是一秘方勿輕視之。

余家工人吳法才患大腳風余母周太孺人傳有單方用海桐皮防己片

薑黃原蠶砂各錢三蒼朮錢二煎湯薰洗日三四次獲愈此方治愈者已多愈後因行

路過多兩腳腐爛諸藥不痊周太孺人令以古墓石灰細末摻之即愈後

以治爛腿無不愈者。

古厭勝法有用以治病獲效者百一選方云密以淨紙書本郡太守姓名燈上燒灰湯調下即產沈從先曰余嘗見書正人君子姓名燒灰調下治難產用淨帕珍重束男左女右臂治鬼瘧最靈又閩人迄今皆書龍江林先生姓名諸怪症皆治即選方遺意也吳江徐娛亭傳一治瘧法亦效以雲片糕一片書黃帝顓頊之神位七字更以一片合之勿使見字令於發瘧前二時食之

質正

宋史龐安常傳明史凌雲傳皆載治產婦胎不下隔腹針兒手而得生揚州府志之記殷槩嘉興府志之記孫浦則產婦皆已死見其血而令啟棺隔腹針之而復生此於情理未合不足深信

曲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氏註云慎物齊也孔氏疏云凡人病疾蓋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其藥不慎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慎物調齊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

藥煎鄭云慎物齊也。則非為本草金經服法。於理不當。其義非也。按此則所謂三世者。註疏因主父子相承之說也。近世有專主通於三世之書。而以三世相承為俗解之誤。殆未讀註疏耳。且經書文義雖古。而辭無不達。既謂通於三世之書。何以不明言之。而曰醫不三世。故作此不了語。以炫惑後世乎。

王樸莊謂古方一兩者。今之七分六釐。一升者。今之六杓七杪。東醫寶鑑謂古方一兩者。今之三錢二分五釐。一升者。今之二合五杓。如仲景炙甘草湯。藥料最多。共四十六兩。用酒七升。水八升。準於王說。為今之三兩四錢九分六釐。今之七合有零。則酒水太少。如東醫寶鑑之說。為今之十四兩九錢五分。今之三升七合五杓。則藥料太多。似當從王之兩數。東醫寶鑑之升數。乃為得之。

湖州費星甫野語云。儒醫張夢廬之舅氏沈翁。以外科著。有女大腹隆起。中有結塊。儼若私胎。遷延日久。腹益膨脹。夢廬診其脈曰。此乃腸癰。無術以治之。危矣。沈遂悟。扶女足。踰板櫬之兩頭。出其不意。將女腹重踢倒地。

昏暈其癰內破膿從大小便出數斗。遂按法療治獲痊。余謂腸癰膿已成者。金匱千金皆有成法可遵。何必出奇行險以治之。且經云腸癰為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此女患癰日久。又加之以重踢。其腸有不斷乎。此傳訛之辭。未可信也。

夷堅志謂台州獄囚遭訊拷肺傷嘔血。用白芨為末。米飲日服。後其囚凌遲。創者破其胸。見肺間竅穴數十處。皆白芨填補。色猶不變。此說李東璧採入本草綱目。醫家皆信之。獨進賢舒馳遠詔傷寒集註謂隔諸脊骨不得傷肺。何肺拷壞而骨不壞耶。且白芨由食管入胃。不得由氣管入肺。其誑顯然云云。因思古方催生用鼠腎丸。兔腦丸云。其藥從兒手中出。由舒氏之說推之。則胎在腸外。藥入胃中。何以得入兒手乎。然觀徐靈胎醫案。橫涇錢氏女腿癰。成管。管中有飯粒流出。長興周氏子。臂疽經年。所食米粒。有從疽中出者。又槐西雜誌。治折傷接骨。用開元通寶錢。燒而醋淬。研細為末。以酒調下。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東折處。曾以折足雞試之。果然。此

皆理之不可解者。是則昔人之說。未可竟斥為非矣。

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聲語即喉中應之良醫張文仲令取本草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無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至其後遼齋閒覽載楊勗腹中應聲讀本草至雷丸不應服數粒而愈洎宅編載毛景喉中有物應聲誦本草至藍不應飲汁吐蟲而愈其說皆為方書所徵引竊意蟲之應聲乖氣所感非有知覺之靈豈能聞所畏之物而遂不作聲乎殆皆小說家附會之辭

靈樞經謂人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一日夜行八百一十丈計一萬三千五百息何西池以為偽說人一日夜豈止一萬三千五百息余嘗靜坐數息以時辰表驗之每刻約二百四十息一日夜百刻當有二萬四千息雖人之息長短不同而相去不甚遠必不止一萬三千五百息然則何氏之說為不虛而經所云未足據矣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之謂也

噦噎之說諸家各異王氏準繩援據內經正李東垣王海藏以噦為乾嘔為陳無

擇以噦為效逆之誤而從成無已許叔微之說以噦為呃逆以噎為噎氣此可

為定論徐靈胎批臨證指南噎噎篇云噎即呃逆病者最忌噎為飽食氣

非病也。何可併為一證。王孟英潛齋醫話嘗之。謂噫不讀為如字。乃於介切飽食息也。以噫暖名篇。於義實贅。徐氏誤作二種。殊失考。况噫有不因飽食而作者。亦病也。仲景立旋覆代赭湯。治病後噫氣。徐氏誤噫為噦。謂即呃逆。蓋此湯原可推廣而用。凡嘔吐呃逆之屬。中虛寒飲為病者。皆可治。余嘗以治噫氣頻年者數人。投之輒愈。益見徐氏之僅泥飽食氣未當也。是蓋宗王氏之說。而其義更融澈矣。

余於癸巳秋得桐鄉陸定圃先生冷廬雜識書板既已補其殘損訂正以行世矣。先生精於醫識中所採岐黃家言正復不少。竊以先生於醫學必有所心得。爰益購求先生之遺書於乙未春得再續名醫類案若干卷。繼又得冷廬醫話若干卷。俱手抄本。未付梓者。醫案採摭繁富。足補江魏二書之未備。醫話則專以辨證為主。凡述一證必推究其虛實源委。而指摘醫家利弊。言多精鑿。自序謂撫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噫。豈易言歟。余以醫話之尤有裨於世也。亟付手民。壽諸梨棗。仿古香齋袖珍本。以便取攜。暇日擬再訂正醫案續以行世。昔光緒二十三年。太歲在強圉作噩。季冬之月。烏程龐元澂跋。

